

[编者按] 作为我市唯一的海岛乡,北麂以其独特性成为瑞安的海上明珠。近年来,随着我国蓝色海洋经济的发展,北麂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。日前,市文联组织报告文学和作家协会骨干会员前往北麂采风。本报特刊发一组他们的采风作品。

心安是归处

■林雪盾

听说去北麂采风,我满口应承了。岛离岸需3小时船程,足够远离,足够放空了吧!

海上风8级,风大,雨疾,浪汹。船舱外浊浪排空,涛声震天,浪尖甩出的浪花扑面而来,冷意袭人。新客船大有在风口浪尖滑翔之势。

邻座一宁波女摄影师与站着的白发老者一直唠着垂钓之事。

您老,这风雨天要去夜钓?我忍不住好奇地问。

对,来北麂就为钓鱼而来。

这天气,夜里能钓到鱼吗?

只要你想钓,就能钓。心之所想,心诚所至,这么大的岛自然为你的心腾出地来。老者目光沉静犀利,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。

北麂,张开温暖的臂膀环抱归来的船只,这里是游子的港湾。

第二天,海恢复了平静。我们上了渔船,去拜访北麂最大的海洋牧场。直径达156米的圆形牧场置身于浩瀚海洋中,由巨大直插海底的钢筋水泥柱固定着。行走在宽10米的海上走廊,大有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之感。

扶着栏杆,抬眼望去,东面,北麂制高点上,那红色灯塔赫然入目。风雨再大,目标在,人生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我想有多少个日夜,海洋牧场主陈永国该是在这里凝望着灯塔,迎着海风,胸中万丈奔

腾。这位海洋牧场主以他的无畏在大海上描绘着庞大蓝图,沧海早已幻化成他心中的执念。

为什么牧场建的不离海岸近一点呢?

其实离岸越近,海浪越汹涌,而我的大黄鱼最怕海浪颠簸。陈永国说。

陈永国皮肤黝黑,烙着海岛人的朴实,目光炯炯有神。我突然想到昨天采访他时,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泪光。

重回海岛,打造这样一个牧场,是我大哥的梦想。我忘不了他在病床上,嘴里不断念叨着鱼,鱼

他一直在脑海描绘远景,北麂人,以海为家。养鱼养家,天经地义。我懂,我要帮他做到。我知道他在看着。

风雨过后的海岛依然阴沉。他翻出手机里站在海上走廊拍的落日照片。海到尽头天做岸,天的尽头余晖绵长,光而不耀,阴而不沉。不久的将来,我会让更多的人看得到这份壮丽。大海深处,每一处拐角,或许有激流,或许也有蓦然撞见的瑰丽风景。陈永国凝望着,凛然站成了风中标杆。

离开北麂,再次遇到宁波的女摄影师后得知,那位老者没回来,他要到海岛上多留几天。不管留下的客人,还是回乡的北麂人,都是归人,这里自有他们一直寻寻觅觅的东西,生来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。

守望灯塔

陈振清

离开北麂岛已10多年了,可是岛上灯塔依然在心中亮着,时时牵动着心中的乡恋,叙说着岛民与灯塔的故事。

每当你坐船去北麂,过了三节屿,你就可以远远望见岛民口中的北麂第一建筑——北麂灯塔圆锥形混凝土结构的塔身矗立在高山顶上,红色瓷砖贴面,颜色鲜明。它曾是全国十大航标灯塔之一,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张金名片,屹立在远离喧嚣尘世的山头,用自己的光和亮,护佑着航道上的一片祥和。

还记得20多年前,灯塔刚落成,在这个远离大陆的海岛掀起一阵阵躁动。每当夜晚降临,人们就早早地吃过晚饭,等待着灯塔的光亮。灯塔光亮随着仪器转动,划破夜空,带给人们一种惊喜和兴奋。

还记得在海岛工作时,若有朋友来到岛上,我们总会带着客人参观这个北麂制高点。这可是我们北麂的金字塔呢!我们总是很自豪地炫耀着。

从塔上向远处四周眺望,视野十分开阔,实在是绝佳瞭望台。海风在耳边奏响,海水在眼皮底下欢腾,整个岛及远处零星岛屿都一览无遗,美丽的景色让我们的心都醉了。

据介绍,该灯塔于1990年12月建成发光,它的建成填补了浙东

南沿海无大型助航标志的空白。塔高20.5米,灯高135.8米,灯光射程能达20海里。北麂岛地处海上交通要道,过往船只频繁。对于海上渔民来说,北麂山灯塔是指引他们安全回家的航标。

杜忠良是现任灯塔管理处主任。自1989年北麂山灯塔开始兴建时起,他就与灯塔为伴。而今,他伴着灯塔走过20多个春秋,其中无法排遣的孤独感与神圣的使命感交错的日日夜夜,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个中滋味。

2004年,杜忠良招募3名看守人一起守灯塔。在孤寂的山顶守着灯塔,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,单调却绝不容许有差错。招募来的人一个个最终都因环境恶劣而先后离职了。

后来,温州航标处开展志愿者活动,曾发出一则招募启事——做孤独而浪漫的守望者,然后一呼千应,全国报名2000余人。一时成为美谈。

天黑了,浪睡了/大海静悄悄/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/睁着眼,到处瞧/看看有没有还没有回来的船宝宝。

《灯塔妈妈》曾广为传诵,优美的句子里能让我们看到杜忠良及一批批志愿者的坚守与爱心。确实,黑夜里,苍茫的大海上,一束光对于漂泊的船来说,就是希望。灯塔正是希望的化身。

遇北麂,见自己

张丹丹

听过喊山吧,辽阔、回声连连。那么,你听过喊海吗?海会将你的声音收藏,以浪涛声回应着。听,浪若吟,涛如诉:你若喜悦,它将报以喜悦;你若愤怒,它将报以愤怒。不同心境的人,听到的也是不同旋律的海之声。

择一冬日,与一群文字爱好者来到北麂岛看海。有一种相约叫风雨不变与风雨同舟,是的,来北麂的水路上恰逢狂风怒浪,却并未打消我们一睹北麂芳容的期许。颠簸了近3个小时,朦胧中,彼岸露脸了,但明晰了又朦胧,朦胧中又渐渐清晰了,直到驶入避风港。

上岸后,风雨依然肆虐,撑着一把小伞飘摇在客轮码头、摇晃在环岛路上。于是,我暗自打趣道,这也许也是海岛的风在考验我的胆量呢,是否足以有资格探秘冬日的海与岛。眼前唯一的选择,便是逆着风雨前行。所谓逆行,它需要一种力量支撑着你勇于前行,生活在这里的岛民,他们的每一次逆行应是一种被称为“海岛人的精神”在支撑。

试问北麂人一生中曾有过多少次逆风而行、逆流而行,这回答该像数星星般困难吧,随即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
在一次次与北麂人迎面相逢时,在与他们的攀谈中,在感受淳朴的民风里,我的脑海里便固定了一份北麂人的印象清单:黝黑而有光泽的肤色、坚毅的脸庞、宽阔的肩膀、厚实的嗓音、豪爽而耿直的性格。没有那么多面具,只有真真切切的素面。素面朝天,素心交谈。

第二日午后,即将离开北麂岛,再一次回眸,映入眼帘的是那手挽手式的避风港造型,那仿佛是大海的手与岛屿的手、岛民的手与游客的手,携手并进,挽出一份难泯的情谊。

归来的船上听岛上的村长说,可惜了是雨天,可惜了你们没能看到夜空中的星轨,可惜了日出也错过了。此时,船舱外面传来一阵兴奋的呼声,循声走去,唯见好美的海上落日!

北麂灯塔

■黄选坚

这里,离大陆很远

离梦想很近

用海浪洗耳

看沧海横流

孤独是港湾里的渔火

守着一片海

和醉酒的男人

他的钓竿还插在沙滩上

有鱼在海底衔住了时间之钩

灯塔是大海的眼睛

它给了我们坚守的信念

当迁徙的鸟群往彼岸而去

灯塔有着比渔火更大的孤独

和更广阔的温暖

